

散文 第三名



范富玲

出生：民國51年生

學歷：國立彰化師大輔導系

現職：教師

獲獎記錄：幼獅青少年文學獎

創作理念

捕捉腦海裡飄飛的小精靈，讓它化成文字，讓文字串成故事，由故事闡釋我內心的思維。為自己的生命留下明確的記憶，過程雖然難免艱辛，但成果卻是喜悅的。

短暫的生命，因這記錄的過程而豐美。

散文《第三名》 范富玲

阿嬤的廚房

清晨八點，兩個工人帶著榔頭準時到達。

「來！在二樓，我帶你們上去。」媽喜孜孜地放下手中吃剩的半碗稀飯，三步併作兩步，跨著階梯上了二樓。

我的眼角向左瞄了一眼，爸仍然靜靜地喝著碗裡的稀飯，一派的氣定神閒，絲毫不受工人到來的影響。

工人在二樓大聲詢問著施工的範圍，媽媽也扯著嗓門回答：「全部都幫我敲掉，磚砌爐灶、瓦斯桶架子、洗碗檯……全部都不要留，對了，牆上的磁磚也記得要鏟掉，以後我們這裡要當客廳用的，壁上留有磁磚不好，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廚房改造的。」媽的聲音堅定而有力，但勉強壓下的語調，還是隱藏不住歡喜興奮的情緒。

「好，沒問題，一切都照你的規畫去做。」工人低沈的聲音停下不久，房子就隨著金石撞擊聲震動了起來。然後，是磚牆落地的巨響。爸爸皺起眉頭，低聲提醒我：「趕快吃，待會兒灰塵飄下來，全都不能吃了。」說完，爸把空碗放到碗槽中就離開了。榔頭的力量不小，我待在一樓的廚房裡，不時聽到大塊磚牆倒地的聲響，細碎的水泥塊、磚末，也都跟著樓梯滾下樓來。灰屑飄呀飄，飄進了廚房，像一陣煙霧瀰漫在眼前。

這一個景象，阿嬤若是看到，她會作何表示？那麼樣一個堅

持己見的老人，怎能容許她的勢力版圖為旁人所奪？怎能面對自己捍衛終生的王國被旁人所摧毀？儘管這個「旁人」，是和她一同在屋簷下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媳婦。

灰屑磚礫揚舞中，我放下碗筷，邁著快疾的腳步走出大門，來到房子旁邊的菜園。園子其實是荒蕪的，這段日子，一家人忙著輪流上醫院看護阿嬤，卻忘了排班照顧她心愛的園子。蔓生的雜草，就和阿嬤體內蔓生的細胞一樣，恣意狂生，根本就不管自己是否喧賓奪主，是否受到歡迎？這世間，狂蔓沒有章法是最可怕的力量。阿嬤剛強一生，在四十年前那樣一個封閉而充滿威權的時代裡，過路的軍車誤撞了我們家的木門，她就敢跳上車抓著駕駛，非得要人家還給她一個公道不可。這件往事至今仍為鄉里老人所津津樂道。像阿嬤如此強悍的客家老婦，又能對蔓生狂長的細胞如何？最後還不是乖乖俯道稱臣，獻上自己最珍貴的生命版圖？

園子裡長滿了雜草，點綴在綠草中的黃花，大部份是自己謀得一席之地的野草花，只有極少數是阿嬤賦予它生命地位的菜花。自從沒有了阿嬤的照顧，菜園裡已經沒有王法，各人自憑本事爭取生存的空間，阿嬤的菜苗生命基因脆弱，適者生存的法則下，丟盔棄甲，節節敗退。這種強者出頭，弱者任憑強者巧取豪奪遊戲法則，是絕對不能被阿嬤所接受的事實，就如同她到死都不肯承認自己是敗在亂生的細胞淫威下。

「你也受不了敲擊聲？」熟悉的聲音在背後響起，我轉過頭，穿著一身白色休閒服的爸，不知何時走到了菜園，站在黃槿樹下對我笑著。

「看到這些雜草，我想起了阿嬤，如果現在她還活著，一定不會讓菜園變成這種樣子的。」我說。

爸啥也沒回答，還是笑了笑。

「媽把阿嬤的廚房給拆掉，阿嬤不知會不會生氣？」我又說。

「她等這一天已經等了許多年，就隨她去吧！」爸說完，轉身走出菜園，穿過馬路，到對面的公園散步去了。

是的，媽是熬了許多年了！

想起十歲那年的正月，我不禁蹲下身，望著眼前的黃花發起呆來。

那個寒意逼人的新春，婚事多舛的二叔，終於得到女友的首肯，歡歡喜喜地成了親，也了卻了守寡二十幾年的阿嬤懸念的一件心事。

新人從娘家歸寧後，直接回到二叔買在上班地點附近的新家。那天夜裡，一家人如往常在一樓餐廳吃晚餐，阿嬤看著自己右手邊二叔留下的空位，一碗飯靜靜扒了半天，還剩下大半碗。未了，她放下碗筷，起身離席時對媽說了：「阿英，你進我們家門，也煮了十多年的飯，如今老二已經成了家，我這老人家自然是沒有再單靠你們一家人養的道理，明天我找幾個工人來把二樓整理一下，以後我自己在二樓廚房煮，不和你們一道吃了。」一席有備而來的話，聽得爸媽萬分突然，一頭霧水，還找不到適當的話語回答，阿嬤就一陣風似的走出廚房，到菜園裡澆菜去了。

阿嬤原本是個外燴廚師，煎煮炒炸樣樣拿手，黃道吉日裡，跟著辦桌師傅四處趕場辦喜宴，馬路上搭個炊事棚，放個爐具，就是阿嬤的廚房。媽在村長伯娶媳婦的喜宴桌上嚐過嬤作的菜。「你阿嬤的手藝的確了得，尤其是炸菜，火候剛好，咬起來香脆有勁。」媽由衷的讚嘆著。

阿嬤退休以後，沒有再碰鍋鏟，更何況是踏進廚房？阿嬤在房子旁邊的空地上開闢了一個菜園，菜園就是她的天地，阿嬤在菜園裡徜徉，自得其樂。廚房，是媽的天地；菜園，是阿嬤的世界。

二樓的廚房完工後，重新有了自己廚房的阿嬤，手腳更加俐落，整天在自己的廚房擦擦洗洗的，再加上偌大的菜園要整理，阿嬤忙得像個剛上學的快樂小孩。但是她的吃食卻非常的簡單，僅是菜園裡自家種的青菜沾些醬油，再配上幾碗白飯，就打發了三餐。

阿嬤的房間在二樓前段，廚房在二樓後面增建的部分，餐桌就放在二樓上三樓的轉角走道。我和爸媽的房間在三樓，上下樓總常見到阿嬤坐在自己的餐桌前，莊

嚴的吃著自己的餐食。那一菜一湯的青菜吸引不了我的興趣，阿嬤心裡也知道小孩子喜歡口味重的食物，從不喚我和她一道吃。如果哪天她趁著媽沒在旁邊，神秘兮兮地把我拉進她的廚房，一定是她滷了一鍋好肉，急著要和我分享。

「看你吃滷肉的樣子，比看電視還有意思哩。」阿嬤老是在我大口嚼肉的當兒，這麼心滿意足的說著。

偶而，阿嬤也會趁著四下無人，叫我到她的房裡，掀開八卦眠床的蚊帳，由枕頭下抽出一包包未拆封的零嘴，有時是豆干，有時是蜜餞，有時阿嬤大手筆，拿出來的是一包牛肉干。這些都是爸和二叔按月給她的生活費儉省下來的錢買來的。

二叔夫婦定期回家來探望，總是待在一樓客廳和爸一起聊天看電視，直到阿嬤在二樓樓梯口大聲喚著二叔：「快上來吃飯，菜涼了就不好吃囉。」這時，二叔夫妻會起身到二樓陪阿嬤吃飯。爸和我則趕快鑽進一樓媽媽的廚房。

「知道阿嬤今天煮什麼菜嗎？」「看到阿嬤買什麼肉沒有？」媽常在落座端起飯碗的那一刻，問我類似的問題。在我據實以報之後，媽不是感嘆長媳難為，就是嘆自己命沒有二孀好，煮了十年飯從沒得到阿嬤一聲讚賞，更別提吃一頓阿嬤煮的大餐了。哪像二孀命好？平日不必侍奉婆婆，假日回來，坐著看電視就有好菜吃了。

媽的抱怨愈多，爸的頭就埋得愈低。聽得多了心裡煩，就回一句：「媽對你算不錯了，從沒嫌過你一句，也沒要你煮給二弟夫婦吃，她老人家自己歡喜煮，你吃什麼醋？」

媽和阿嬤兩個人相敬如賓，向來沒有什麼話說，自從分廚房後，距離更遠。就連年夜飯也是各煮各的，各圍各的爐。平日阿嬤冷清的一個人吃飯，到了年節假日，阿嬤那兒就熱鬧多了，尤其是堂弟堂妹相繼出世以後，我也長到了懶得和爸媽開口聊天的年紀，二樓鬧哄哄的吃飯聲，更襯得我們三個人的冷寂。有回，爸打破沈默，問我說：「我們把菜拿上樓和二叔他們一家人邊吃邊聊吧？」我還來不及回答，媽就白了爸一眼，「你吃太飽了，沒事把飯菜端上端下？要聊，等吃完飯再聊

不行嗎？」

二樓是阿嬤的天下，阿嬤是二樓的女皇。在二樓的廚房，阿嬤撿拾回她已經失落了多年的旺盛生命力。

然而，阿嬤大部分時間都是寂寞的。除了房子外的菜園、一樓客廳的電視前，她最常待的地方就是自己的房間。她常閉著眼睛坐在房間的籐椅上搖晃，任由書桌上的收音機震天價響的男女聲，肆無忌憚的打情罵俏。

二叔的孩子相繼長大上學後，小家庭的假日有自己的活動要安排，阿嬤的廚房又慢慢冷清了下來。難得由二樓廚房飄出來的滷肉味兒，就如阿嬤臉上難得出現的陽光。

阿嬤的個性是靜寂的，她的話一天比一天少，坐在一樓客廳看電視的次數也是一星期比一星期少。除了每日早晚到菜園澆水，會走下樓來，阿嬤逐漸養成了整天待在自己房間裡的習慣。靠著二樓廚房的排油煙機定時轟轟響起，我們才略微知道阿嬤的作息。

隨著歲月的流逝，阿嬤留在房間的時間愈來愈長。有幾次我跑到她房間門口探頭張望，正巧坐在搖椅上的她張開眼來瞧見了，喚我進去，免不了又是一些的糖果餅乾。「趕快吃，讓你媽給瞧見就不好了。」阿嬤把零嘴塞給我時，總不忘這麼叮嚀兩句。

老花眼的阿嬤沒有發現，我已經長得比她高一個頭，不再是當年那個貪嘴愛哭的小女孩了。

「二弟難得回來吃飯，乾脆叫媽和我們一起吃，把二樓的廚房拆了當客廳，一樓的客廳當車庫，我們買一輛好一點的進口車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這天晚餐時，媽興緻勃勃的對爸提出她的「造家新計畫」，向來尊重媽意見的爸，這回倒沒有立刻同意，只是回答說：「再過一陣子看看，等媽自己不想作飯了再說吧！」

爸口中的「一陣子」，一過，又是好多年。直到那個夏日黃昏，媽在餐桌上告訴爸，阿嬤最近好奇怪，成天都躺在床上，懶得起來煮飯，端飯給她，她也原封不動半口都沒吃，只說很累想休息。「她怎麼這樣見外呢？不是自己煮的就不吃。」媽還在嘟囔的當兒，爸已經放下碗筷，奔著上樓了。

阿嬤開始住院，接受一連串折騰人的檢查。

「肺癌末期，剩下的時間不多了。」見慣生命消失的白袍戰士，斬釘截鐵的告訴我們。

怎麼會這樣呢？我阿嬤住在空氣新鮮的鄉下，也不抽煙，為什麼會得到這種病？我著急的追問。「可能是廚房的油煙引起的吧！臺灣婦女很常患這個病的。」白袍戰士以一種見怪不怪的冷靜話語回我。

廚房的油煙？我想起了幼年時候跟在阿嬤身旁，看著她在沸騰的油鍋旁邊炸排骨，邊和大師傅聊天的情景。阿嬤拿手的油炸排骨，曾餵飽了許多人胃裡的饞蟲，難道也餵飽了她自己肺裡的癌細胞？

阿嬤在醫院待了一陣子，吵著要回家，爸和二叔以醫院隨時有醫生、護士照顧為由，生平第一次拒絕了阿嬤的要求。阿嬤仍是每天吵著要回家，每天吵，每天吵，吵到最後，竟哭了起來，像個傷心絕望的孩子。大家拿她沒有辦法，只好接她出院。

出了院的阿嬤不吵也不鬧，整天靜靜躺在床上，蹙著眉頭閉著眼睛，和日益壯大的癌細胞作殊死戰。阿嬤的眼睛雖然模糊，耳朵卻仍是犀利的，壁上的鐘敲過十一點，就掙扎著要爬起來做飯。但是她的體力太虛了，沒有一次能夠成功的下床。

一星期後，阿嬤在床上離開了人世。昏迷中，她口裡還喃喃唸著：「我該去作飯了，我該去作飯了。」

也許，阿嬤是趕著去給分開二十幾年的阿公作飯吧！

工人施工十餘天光景，阿嬤那間陳舊簡陋的廚房，蛻變成明亮新穎的現代化客

廳。

爸所訂的猩紅色豪華進口汽車開進家門的那天夜裡，我們一家三口坐在二樓的新客廳觀賞港劇。廣告的空檔，媽斜倚油亮嶄新的牛皮沙發，不解的對著爸說：「我真搞不懂你媽，這麼多年來她何苦堅持要自己在二樓煮飯吃。你看，我們現在把她的廚房改成客廳看電視，家裡顯得寬敞多了，多舒服呀！」

爸仍是笑笑，沒回答什麼。

我想，只生我這麼一個女兒的媽，應該是幸福的，她這輩子永遠不必受到另一個女子奪取勢力版圖的威脅。